# 走進他們的世界 我看見光

南華大學 資源教室 朱貞惠輔導員

在一間燈光昏黃的日式料理店，店內聲音一如往常的吵雜，客人們都是拉高了嗓門在講話。但我很清楚的聽見他說：「你變了～。」我笑著回答：「對啊！我變胖變老了！」他忙著澄清：「不是啦！不是啦！你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我好奇想知道的問：「哪裡不一樣了？你說？」他支支吾吾的答不出來，最後只吐了：「你變的比較人性化。」我大笑的回答：「你們唸理工科的男生，真的很不會表達自己的情緒及感受！心痛說成心臟很痛。現在居然說我人性化，我來幫你翻譯一下，你的意思是不是指我的變的比較柔軟，不會像之前這麼的過度理性。」他忙著接：「對啦！對啦！我就是這個意思啦！」我心裡想著，那是因為我的生命中來了一群訪客讓我有如此極大的改變。

把時間拉回到九年前某個平常日的晚上，我右手撐著頭看著窗外，煙火不斷，把黑夜炸的美呆了。烤肉的香味陣陣的飄向我來，我幻想著肉片、甜不辣、米血隨著香味進入我的口中，我吞了吞口水。這天是中秋節，我相信全台灣的人應該都在烤肉，只有我們還在這裡上這無聊的課。老師正在講一個有關視障的爛笑話，一個看報紙的視障人士和一隻導盲犬，笑點在哪？我真的找不到。老師自己笑的很開心，學生沒有半個人有反應。我正在修國小教育學程中的特殊教育導論課程。仔細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中，還真的還沒有接觸過半個身心障礙人士。只記得我有一位五專同學是肢體障礙，不過和她並沒有很熟，所以也沒有深入聊過她的障礙。視覺障礙就更別說了，我只記得我在電視上看過，連路上有沒有遇過都不記得。對我來說，這又是一門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得到的課程。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的到。五專和二技我所就讀的科系是植物保護系，當時全台灣只有屏東科技大學和嘉義農專（現在的嘉義大學）二間學校有這個系。每次我在向朋友解釋這個科系在讀些什麼的時候，都解釋老半天。後來想到一個淺顯易懂的說法就是植物的醫生，只要植物生病找我就對啦！而且植物並不拘限特定一種植物，無論是經濟作物（註一）或糧食作物（如玉米、馬鈴薯及水稻等）我們都一概接受。再來不論它生病的原因為何，是蟲害或是病害我們皆有辦法醫治。所以你問我，這個科系讀些什麼？我會告訴你，我學過遺傳學、植物學、作物學、植物病理學、昆蟲學及昆蟲病害等課程。但老實說我對這些課程並沒有極大的興趣，但我覺得這些課程是有趣的，但有趣並不代表能激起我的興趣，尤其上到一些遺傳學的課程時，大多數的時間我都呈現神遊狀，因為我聽不太懂也很難理解。有趣的部份在於課程中有許多實務課程，老

師真的會帶著我們去拿鋤頭耕田，教我們怎麼種菜。也會帶著我們全班騎著機車，一一巡視嘉義市四周的田地，拿起一株作物教我們怎麼看辨認這是得了何種蟲害或是病害。這些經驗我相信是其他科系不曾擁有過的美妙經驗。

但有些部份對我來說是無趣，我們必須長時間的待在實驗室培養蟲或養菌，或是觀察記錄蟲或菌的生長或變化。有時一整天下來，你可能都沒有和任何人講到半句話，唯一說的話是自言自語的對著正在培養的菌說：「拜託！長好一點，別再長砸了！不然我的實驗就做不完啦！」嚴格說起來，各種菌類和昆蟲都是一種生命，只是這種生命與人類的反應大不相同而已。我們很難發現它們的情緒反應，即使它們不開心，我們也無法發現。過幾天之後，我們才會發現它們可能因為生病或是不開心而死掉。它們對我而言，我很難用心貼近它們，因為我無法從它們的反應中得到任何關於情緒上的回饋，但我對它們的生命還是非常尊重。五專我是住宿生，每天都要經過長長的外環道，慢慢的步行到教室。外環道的兩側是綠意盎然的樹林，每當下雨天過後，蚯蚓總是會一隻隻的爬到路面上。說真的我總是搞不太懂，它們爬出來的目的為何。到路面後，它們最終還是爬不到另一邊新鮮的土也，可能被一輛輛快速通過的汽車或是機車一一碾過或是被慢慢露出微笑的太陽晒到乾枯。每天我看到此場景時，我總是會一條條的撿回泥土中。心想，它們也是生命啊！

時間來到我就讀二技的時期，成績還不錯，所以可以向學校提出申請修國小教育學程。當時我心裡的想法是如果申請通過，我會好好的把學分修完，但至於當不當國小老師又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我父親對於這件事好像感到非常開心，在這個社會中，女生當國小老師好像是最好的職業。工作穩定，下午四點多就可以下班照顧家庭多完美啊！但當我真正到國小實習後才發現這並非我想要的，我與學生們的互動就只有功課和成績，有時候學生會提到家中的一些事情或是我察覺他們個人內在的議題。不過我無能為力，幫不上任何一點忙。因此後來還是決定不投入國小教職這個行業。

畢業後我在家庭教育中心工作二年，後來順利考上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現在更名為輔導與諮商研究所）。這是一個具有豐富情感的科系，有時你必須不斷的檢視自己，把自己的內心赤裸裸的展現在他人面前。有時你正在大怒，你也必須靜觀你自己的內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及當下的情緒感受。研究所的三年半中，有一年到大學的學生輔導中心擔任實習諮商師一年，在那一年我遇見我生命中第一位視障人士。他戴副銀色圓框的眼鏡，外觀一點都看不來，他不說我很難發現他是一位視障重度。一開始的談話，我總是試圖要去瞭解他眼睛能夠看見多少、多大、多遠。他的視力是在國中還是高中的時才逐漸惡化成現在的狀況，他用九宮格的方式來向我解釋他的視力，如果眼睛也像九宮格分成1到9的數字，那他只能用1、3、6號的視力來看事物。其實我很難想像，真

的，不容易理解。只是會發現每當他看東西時，他總是會把頭偏向一邊。有一回我幹了一件蠢到爆的事情。當時我正在學習運用表藝性藝術治療媒材來進行諮商，所以在諮商過程中我會要求個案畫自畫像或家庭動力圖等。意思是我在諮商的時候我會要求我的個案拿起蠟筆或是彩色筆在 A4的紙上畫圖。在與他談話約第三或第四次的時候，我也請他畫圖。在請他做這件事的時候，我完全沒有顧慮到他是視障這件事，我只想到也許我可以從畫中去瞭解他或是發現他的內心有一些什麼。當下他回答我說他不會畫，而且也很久沒有畫畫。我請他盡力的嘗試，過了一會他終於拿起畫筆來開始構思他的自畫像。挑完想要的顏色，他開始跟我述說他想要的構圖和畫面。他說：「我想要畫一隻站在岩石上孤傲的狼。」他畫起來真的有那麼幾分感覺。看著他的圖，我問：「下面這一堆綠綠的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草地。我開玩笑的說：「怎麼看都不像，反到像一片海。」我又再問：「怎麼不會想要畫自己呢？」他淡淡的說：「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自己的臉了。」當他說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在內心震驚很久很久。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刷牙洗臉，就一定會看見自己的臉。再回到房間塗個面霜，還是會看到自己的臉，有時候還會仔仔細細的看過臉上的每一個部位，看看有沒有哪裡長了粉刺或是痘痘。鏡子充斥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自己的面貌，有時連機車的後照鏡都不放過，經過時也都會照一下，整理一下自己的頭髮。我真的乎略以他的視力要看見或是說完完全全的看清楚自己的全貌確實是不可能的事。在他說出他很久沒有看見自己這件事後，我突然深深的覺得後悔叫他畫圖這件事。這個人就活生生的在我面前與我談話，我怎麼會蠢到想要透過他的圖畫來讀出些什麼呢！我怎麼會蠢到完全用明眼人的想法在思考，而沒有顧及到視障人士的感受及他的生活。我能說我因為無知而犯下的錯嗎？還是說這只是個無心的錯。在這之後，我每次與他談話時我都特別小心翼翼，時常非常擔心會不會又在什麼情況下犯下錯誤而傷害他。但有趣的事反到是他總是不斷的提醒我，並不用如此刻意，這樣反到他會覺得不自在。還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很開心的用明眼人的方式打招呼。聊了幾句後他問我：「你是誰？」又是一個不小心，我沒有向他先自我介紹。這個是從真實體驗中的學習，在見到視障人士時要先自我說明自己是誰。

每次與他談話，我總有一個畫面，一個人從明亮之處逐漸走向黑暗，身影就這樣漸漸消失在黑暗當中。他的視力是逐漸逐漸的失去，其實他自己並不清楚什麼時候將完全失明，而主治醫生也無法明確告訴他一個結果或是一個時程。對於一個曾經擁有而將逐漸失去的感受，我所感受到的是害怕和徬徨。好像一個人走一走都隨時有可能會掉入一個黑洞。我總是很努力的想要去了解那種感受是什麼，像錢包掉了嗎？像分手失戀的痛嗎？還是像親人過世那樣的難受呢？我好像懂又好像不懂，我好像瞭解但我卻其實什麼都不了解。我是一個過度理

性的人，時常封閉自己的感受，總是帶著理性去談論及面對每件事。即使他在談論即將失去視力這件事時，我也覺得所謂的幫助是協助他接受在未來的日子裡有可能完全失去視力。我不懂他的感受怎麼協助他去接受呢！

研究所畢業後我來到大學的資源教室工作。我又要再說次實話，我知道有特教學校和特教班，但真的不知道原來每間大學都有一個單位叫做資源教室。這也是在實習時的經驗，每週的星期四下午到資源教室服務身心障礙的學生。因此畢業後剛好原服務的實習學校資源教室正在應徵輔導員，抱著嘗試著心態就去應徵，雖然我的背景是輔導諮商，但對特教這個區塊完全不熟悉，擔心可能不被錄取。開始工作後又是一大挑戰，各種不同的障別學生出現在我面前，視障及肢障是最普遍的障別。有一位重度視障的男同學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個子瘦瘦小小的，但肌肉卻非常的結實。他的眼睛你不仔細看，也不會發現原來他是視障。有時他還會用飛快的速度在校園內騎著腳踏車，我總是不斷的叮嚀放慢速度。他有一個習慣性的動作，快速的垂下頭，就像我們沮喪時會有的反應。遇見他的第一件事我還是向他確認可以看到看見多少、多大、多遠。他說他看東西的時候需要放大，我問：「是把一個字放到18或20點字大小嗎？」他說不是，一個字依複雜程度不同，如果文字筆劃越多，則字體就需要越大。他向我形容，一個字要像一個拳頭那麼大。我舉起我的右手握成拳頭，開始想像拳頭這麼大的字真的很大。如果依我的視力，應該可以看見像小姆指指甲那麼小或者是更小的字，我不斷的比劃著我的手。

有一次我舉辦生命故事的活動，讓學生透過製作自己生命故事的手工書回顧自己的生命經驗。我沒有考量到這位同學的需求，因此將活動辦在另外一間教室，那裡沒有任何輔具可以協助他完成手工書。活動開始，每位同學都開始著手製作他們自己心目中的手工書，有人用緞帶點綴，有人則開始拿起畫筆畫圖，而他只是靜靜著坐著。我問他怎麼不動手做呢！他回答我說這裡沒有輔具，例如擴視機。他沒有辦法進行，我問他目前在這裡他能做些什麼呢？他回答我：「先把想要的顏色挑好。」那晚，他只挑了顏色，其他的什麼都沒做。不過他是個認真的學生，在課餘時間，他會到資源教室使用擴視機來完成手工書。在他拿著剪刀，慢慢的一刀一刀剪下列印出來擴視機圖案，仔仔細細的沾上膠水貼在手工書上。過程我有使用攝影機進行側錄，鏡頭一開始是他認真的看著擴視機的銀幕，畫面慢慢的帶近到擴視機銀幕上他所正在看的東西。我想要讓明眼人看到影片時可以從影片中的畫面去瞭解，對於視障重度的他所看見的是什麼。看著銀幕我又發呆了，他所看見的總是物品的一角，他有看過物品的全貌嗎？有次我問他：「你知道我長的什麼樣子嗎？」他回答：「我只知道你模模糊糊的樣子，如果你換了個髮型，我應該不認得你。」我拿了張團體照，放到擴視機下面讓他看，他說他看到了，但我永遠也不懂，他所謂的看到到底是什麼

樣子。

這位學生也同時為資源教室的志工，每次他當志工的時段我就很頭大，總是不知道能讓他做些什麼。一開始都只是清掃環境，整理垃圾偶爾送送公文。但我總在想，這樣真的不行！難道他畢業之後也只能做這樣的事情而已。我曾問過他，之前擔任志工時老師們都請他做些什麼？他的回答也是差不多這些事情。我們總是讓他做他能做的，但都沒有讓他去嘗試他沒有做過的。有次我請他去發開會通知單給各系所，他馬上告訴我這對他來說是很困難的。我一個步驟一個步驟清楚的告訴他開會通知單要拿去哪裡要找誰簽名。我的說明並沒有幫助減輕困難程度，但還不錯的是他願意去嘗試。帶著簽名簿和開會通知單，著資源教室志工背心的他出發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回來。並且發完約五分之四的單子。我問他在過程中遭遇哪些困難，他告訴我無法看清楚各科系的木牌，所以必須去尋問不認識的同學木牌上標示的是哪一個科系。另外在給開會通知單時，也因為看不清楚單子上的字，所以開會通知單都是系助理們自己翻閱並抽出自己系所。有位系助理人很好，還幫學生把開會通知單的順序一一排好，方便他去發送。他又快速的垂下頭，說著：「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真的很困難。」下班走去停車場的路上，我在反思。我怎麼可以這麼慘忍，叫學生做這麼困難的事。還有一次，資源教室需要製作一張活動海報，我問學生是否有使用過非常好色軟體製作過海報，學生表示沒有。我想要讓學生再做一次新的嘗試。在沒有導盲鼠的協助下，他看電腦銀幕非常吃力，而且還是同樣的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真的很困難。」他又快速的垂下頭，嘆了口氣。我又在想同樣的問題，我到底要慘忍還是要讓學生多去嘗試他沒有做過的事。沒有做過並不代表不可能做到，多做幾次找到方法或是其他資源協助，我相信他也可以做到。

剛才提到導盲鼠，我不得不說一下我被導盲鼠嚇的半死的經驗。有次晚上，我獨立一個人在辦公室加班，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導盲鼠，不知道原來有個軟體可以唸出畫面上的字。正當我專心工作時，我突然聽見有個男生快速講話的聲音。他在唸些什麼聽不太清楚。我開始緊張都已經加班工作，別這樣搞我吧！講話聲又再出現一次，我仔細尋找聲音的來源。原來是電腦發出的，但電腦怎麼會發出聲音呢？又沒有人去動它。我快速的移動到電腦，把它關機。呼～趕快回家為妙。隔天上班，又看見那位同學在用同一台電腦進行期中考測驗。電腦銀幕上的字體真的像拳頭一樣大，他一邊打字的同時導盲鼠先生一邊唸出那個字。被我抓到了吧！原來就是他搞的鬼。昨天考完試之後，他忘了把導盲鼠軟體關掉，所以才會有個男生在講話。我真的要多多學習，原來現在科技這樣發達，有那麼多協助的輔具我都不瞭解，所以才被嚇的半死。

話題再跳回到我剛才提到對他的慘忍。不，在次研習會後才發現我對他的

是幫助。每位擔任資源教室的輔導員，在每年都至少接受36小時的專業研習，因此我有機會去學習特教知能的初階及進階課程。在課程中有位老師提到，除了提供學生課業上的協助之外，我們資源教室也應該營造一個環境讓學生去學習說他的障礙並自己主動提出他自己的需求。回頭想想我自己，每位學生障別我們大概都清楚。所以在學生還沒有主動提出的時候，我們便會早先一步提供協助。例如：有次某位視障的學生來申請獎學金，以他的視力狀況是可以不用任何輔具自己填寫申請單。但在他還沒有開口之前，我就主動向他表示：「老師幫你填好嗎？」他當然就欣然接受我的協助，即使他根本就不需要。但這樣的狀況，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特質及反應。有次我同樣遇到二位全盲生，但一位女性的全盲生個性較為主動積極，只要她自己能做的，便不假他人之手。而另一位男性的全盲生個性卻是時常需要我們的協助，即使他自己可以做得到，但他也不會向我們反應他可以自己來，而是默默的待我們協助。

我常在想，他們現在所在的環境都是會主動協助他的人。如果有天他到社會上，大家還會用一樣的方式對待他嗎？如果會，那當然很開心，他也不用愁。但如果不會，那他是不是要去試著學習向別人開口說出他的需求。而我請那位視障志工去發開會通知單就是一個很好練習的機會，他從來很少有機會可以去向陌生人請求協助。另外，他時常提到：「這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真的很困難。」在後現代治療中有提到語言的改變。他用的語言便是在時常提醒自己，我真的做不到。但我請他改說：「我願意盡我最大的力量去嘗試，我相信我做得到。」好幾次我在請他做事情的時候，只要他回答我困難或有很大的障礙時。我總是用堅定的眼神看著他說：「我相信你做的到。」這樣做的主要用意是想要讓他瞭解，在還沒有去嘗試之前怎麼可以就被自己想像出來的困難給打倒，而且我們要相信自己有比自己想像中更強大的能力。

對於主動提出自己需要協助的部份為何，我個人認為這個部份真的很重要，因為之前我曾聽過同事說過一個真實事件。有位視障的同學在國中時期平時中午吃飯時間是由導師協助他準備飯菜的事情，當天因為導師請假來了一位代課老師，而代課老師也沒有注意到班上有這麼一位學生，所以這位學生就默默的坐著，也沒有任何人發現他沒有吃飯，而也自己也沒有開口請求協助。還有一次在我實習階段，到班級進行心理測驗。在我講解完發下測驗紙後，我看著每位同學都拿起筆來拼命寫，只有他還是默默的坐著不動。我問他：「怎麼啦？怎麼不寫呢？我剛才講的你聽不懂嗎？還是？」他回答我說他是視障看不見測驗紙上的字，需要我用唸的。為了避免干擾其他同學測驗，所以我與他約另外的時間進行口述測驗。但我也沒有讓他提早離開，他就在那坐了二節課，什麼事都沒做。如果他能夠早一點表示他的狀況，我們就可以提早進行安排，例如先讓他提早做完測驗，當天再一同與其他同學進行測驗的解釋部份，這樣他對於

整個測驗也能夠有所收穫並與班上同學一同進行不是採個別的方式，也不會讓他空坐在那二節課浪費時間。也許有些學生從小所在的就是特教環境，因此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練習提出需要。另外，希望別人怎麼協助自己，這也同樣要經過練習。我曾經問過一位全盲加全聾的學生，我要帶她去參加活動，但不知道該怎麼協助她時，她回答我：「你可以去問她的學姐，因為她協助過我的課業及生活的部份，因此知道該怎麼做。」盲眼人的需求居然是要去問明眼人。就像是被蚊子叮到的人是她，怎麼會是去問另一個人藥膏要塗在她身上的哪個部位呢！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哪個部位被叮，哪個部位最癢。如果是明眼人來教我，那就是明眼人的思維，而不是視障者的思維。為何我會這麼說呢？之前看過影片知道在協助盲眼人時可以讓盲眼人搭在自己的肩上或是握住自己的手臂。但我總是忘了這一點，在協助盲眼人時我總是用”扶”的。”扶”的概念是明眼人在對受傷的明眼人會做的動作，因此下意識我們在協助盲眼人時也是同樣用”扶”這個概念來協助，但這樣完全是不對的。結果導致害我害我的學生撞到好幾次，撞到她都快生氣了。

有趣的是在助人者與被助者二人之間的權力位置，因為明眼人的狀態，所以看似擁有較多的決定權及主動權。而被助者也因為常期在這樣如此的角色之下，所以認為自己只能採取被動，有時連自己的權利都放棄。有時都覺得難過，是社會促使視障學生們學習到自己不能夠表達自己任何的意見或是想法，即使連自己基本的權利也不敢去爭取。或者又是說學生們有可能連自己有哪些權利可以享有都不清楚，當然在不清楚的狀況下就更別談要去爭取。因此我一直很希望能夠在資源教室營造出一個環境是讓這些被助者也就是所謂的視障學生，開始去學習表達自己想法，去享受自己的權利。即使在培訓資源教室志工時，我也會教導志工們要有過度主動的協助反而是一種剝奪他人學習的權利的觀念。但放手哪有那麼容易，雖然我清楚知道我現在的慘忍是為協助學生的成長，將來在投入職場之中能更快適應。在做的同時，內心也不斷的爭扎。

剛才有提到一位全盲加全聾的學生，我的內在對她就有許多的擔心，或者是說只要是視障生，我都非常擔心。我時常在想，這樣的擔心來自於什麼。來自於擔心他們未來在社會上無法與一般人競爭，還是因為對他們的不瞭解而低估他們產生的擔心。對於學生，我時常把自己搞的像老媽子似的。尤其是剛才提到的那一位全盲加全聾的學生。她一開始來到學校，我把她當成一個完全什麼都不會的小孩。我會有如此的想法是因為她的障礙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特殊。我真的不瞭解全盲加全聾的人會有什麼樣的認知、行為及內心狀態。第一次帶她去上廁所，她緊緊鈎著我的手。我好緊張，到了廁所我一度還在思考，我該跟進去嗎？還是要在外面等呢？她知道馬桶的位置嗎？會不會掉到馬桶裡面去。到廁所後，她用腳慢慢的移動，試圖要測試出馬桶的位置，在確認過後，她就

把門給關起來。待她上完廁所，她慢慢的移動出來，也不需要我的協助，自己找到洗手台洗完手後才伸了伸手試著要找我帶她回去資源教室。

當時的我還不瞭解什麼叫定向，只會不斷的窮擔心未來她和其他的視障生上課要怎麼辦，需要趕快安排志工協助她們去教室上課。一開始全盲加全聾生都沒有拿手杖，去哪都需要有人協助幫忙。但有次她突然拿出手杖，自己靠著手杖移動去上廁所。有次她向我表示要回去宿舍，我主動提議要帶她回去。我們一起先穿過長長的學生餐廳，過了餐廳後她只要走一小段路便可回到宿舍門口。她突然拿出溝通板向我表示她可以自己走回去，因為最近定向老師有教回宿舍的路要怎麼走。我答應她的請求，讓她自己回去，但其實我跟在後面。因為沒有視覺和聽覺的原故，她的手杖揮的幅度較其他視障生大。她走的很慢很小心，用手杖不斷的揮舞在確認回去的路。在確定她順利進入宿舍大門後，我才轉頭回辦公室。回到位置上，我想著我當時看著她的畫面，一個人站的遠遠看著她，樹葉細長的下垂，飄啊！飄啊！飄著。眼神是像送愛人去打戰那樣的哀傷。

我時常在想，我看著他們時總有一種哀傷的感覺。那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可憐的。可憐的部份是擁有後失去的可憐或是從來都沒有擁有過的可憐。在諮商中時常會談到失落，而絕大多數的人所認為的失落是像親人死亡這樣的失落。但其實自己一直很渴望擁有一樣東西，但一輩子都得不到也是另一種的失落。這些其實都會引起悲傷反應。但實際上他們也許並不是這樣在想自己，或者是說他們根本不認為自己是可憐的。當我們覺得對方是可憐的時候便是相信對方是弱勢族群，這樣權利感受如此不平等的狀況下，可能會時常讓他們覺得不舒服。因為助人者此時變成一位高高在上的人，而也會讓助人者迷失被助者的需求及感受。這樣導致的結果為助人者所給予的並非是被助者所需要的，並且認為被助者理當要欣然接受。當被助者反應自己真正的需求時，反而助人者還認為被助者根本是不需要協助或是要求太多。在助人與被助的二個角色之中，主導權似乎始終落在助人者手上。但事實是應該要將主導權回歸給被助者，被助者才是這場戲的真正導演。

另外我的哀傷可能是來自這個社會的現況。在一次的活動當中我請學生們製作自己的生命故事手工書待完成後於公開場合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有位視障學生表示在她國中時期是很封閉自己並時常悶悶不樂，但到了高中就讀過後卻一切都改觀。因為她發現原來還有其他人的眼睛狀況比她更為嚴重，但那些同學們卻同樣在努力學習各式各樣的東西，例如樂器。而且她感受到他們的生活是過的如此快樂。之後她便覺得自己還看得見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因此報考大學希望未來能夠擔任社工師，使自己未來的出路不在僅限於按摩業而已。我很開心並認同學生有如此上進的想法，不把自己的人生侷限於某個位置，並相

信自己能夠有能力去幫助其他更多的人。我時常鼓勵學生，如果未來想要擔任社工師，現在有機會便要去學習培養及增加自己的能力，因為未來她的競爭對手並不只是視障人士而已還包括明眼人。雖然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但我們也要瞭解保障並非保障所有的身心障礙者。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打擊。但我希望讓學生瞭解，滿懷希望上大學並非是未來的工作保證，即使是明眼人也會有同樣的問題。有時我在思考，視障學生上大學的意義為何。我瞭解每個人皆有受教的權利，但現在上大學的目的似乎是為了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領到一份可以過活的薪水，這似乎是現在社會現實的現況。但說實話，也許擔任按摩師的薪資有可能會比社工師的薪資還高，但二者的工作意義及內涵不同，雖然二者皆為助人工作，前者是協助人們放鬆自己緊張和疲憊的身體，後者則是為需要協助的弱勢尋找資源並提供資源，我並非要呈現哪一個工作比較好哪一個工作比較高尚。而是要表示對於上大學的盲點在未來能夠找到好工作，但事實上是不是能夠將焦點放在自己各方面的學習及成長，豐富自己的生命經驗。走進大學之門，他們的世界將比之前更為開闊，之前他們較常接觸的皆是視障人士，但那所能提供的思維及訊息有限。現在在大學，能夠與其他不同障別或是一般生接觸，他們將增廣見聞。

在與視障人士接觸的過程中，我也增廣見聞，當然我的改變也是來自於此。內心變得如此柔軟，因為我看見視障人士的生命是如此堅韌，對於障礙我很少或是說幾乎沒有聽過他們對於他們的障礙而怨天尤人，反而是欣然接受老天爺所給的一切，並且也相信老天爺自有祂的安排。反觀我們自己明眼人，因為擁有太多而更無法專注於當下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三不五時還聽到一般學生在抱怨東抱怨西，但實際上他們可能連努力或是去嘗試的勇氣都沒有，擁有太多反而不會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因此對於珍惜及擁有我開始有了不同的定義，並非擁有自己所沒有的才叫做開心，而是去發現自己身上所擁有的一切並珍惜，那才是真正的歡喜。也因為我的想法上的改變，間接影響行為舉止也較以往不同。我在想這就是一場真正的生命教育，從一開始對於他們的不瞭解，總是用自己的無限想像去畫出一幅圖。到慢慢展開他們這一本本豐富生命經驗的書，到從最簡單的生活點滴開始服務及協助以至於最深入的內心世界，慢慢一點一點的接近。

我時常在想，看不見的黑暗到底有多恐怖，那黑暗真正的恐怖是不是來自於自己的想像。而明眼人對於視障人士的想像也是恐怖的，這個恐怖讓明眼人不願嘗試去與他們接觸，不願去瞭解他們。其實他們與我們一般人一樣，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只是在生活上有些部份需要協助而已。從他們的生命中我看見，生命中的黑暗到底是來自於看不見這個世界，還是讓自己的內心變得如此封閉不願去接觸這個世界。在我與視障人士的生命交會過後，才發現原來走進

黑暗世界才能看見真正的光明。

註一：**經濟作物**指高經濟價值的農作物，主要種植目的為賺取高回報，而不以提供糧食為其目標。亞洲熱帶地區的經濟作物主要有油棕、橡膠、咖啡、可可、胡椒、椰子等。（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4%BD%9C%E7%89%A9）